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戴元熹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明

成祖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

谷王橞以開門功賞賜優渥改封長沙遼王植自請改封荆州從之

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等官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二月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為定制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

病臥城樓乞即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即布政司為邸瓴甋規制皆無所更說本姜清秘史考寧王素有智畧既被成祖誘報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俟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

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畀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畀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千人

為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界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絶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夏四月命户部尚書夏原吉浚吴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吴江

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頃因浦港堙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吴淞諸浦而吴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日白茆浦在太倉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吴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首受三茆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　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以北為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闊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倣此善幻化欲致一

見因通迤西諸蕃命顧賫書幣往逕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爪哇注見前蘇門答剌在占城西南海中為西洋要會諸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慶使滿加剌在占城南海中或言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國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

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

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查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炎復

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弒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奄父子亦何甚逕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爾乃令具狀上聞興師進討

弒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奄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奄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奄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絶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賫勑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奄遂遣使還奏遂詔封奄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煃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事在明帝帝始悔封奄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奄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

其與楚遠王負
慶封爵賞以侑
于軍者又何以
異所以歸國之
請使方來而芹
站之伏兵已起
坐為遠夷所侮
雖而黄中等昧
於機宜亦其德
不足以服遠雖
懾以兵威終無
益也
明祖嘗樹鐵牌
於宮門永禁宦
官用事然奉使
覘軍洪武已開

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黄中吕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國諒山府雞陵關南）山徑險惡奄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

事聞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内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遣馬靖始今明史據革除備遺録以為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因遵之并據備遺録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目）

初惠帝御内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為忠于已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

其漸則禁諭亦徒為虛語矣成祖而以使外域分鎮諸邊監京營制東廠凡後世弊政無不以開先之原其始皆由深意建文時之閹寺逃附洩言因而重加委任遂貽作俑之譏末代萬曆幾危亂試馬騏統領安南禍敗皆當時真見矣侍從嗣為然哉

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年復建東厰在十八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申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前及是春廷試進士

賜曽棨字子啓永豐人第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棨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命之時人為之挨宿以其在二十八宿之外也其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額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

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最後教習以吏禮部侍郎為之也

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與二王俱皇后出）（初封雲南後改樂安）（封彰德）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已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

孫瞻基也即宣宗復問黄淮尹昌隆昌隆于帝即位初名列姦黨將就刑大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位陛下奏牘可覆帝取奏閲之歎曰火燒頭若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録司左善世及是録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髪不肯賜第及兩宫

人皆不受

六月汰兀官

封哈密恩凡特穆爾舊作安克怗木兒今改後倣此為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廬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舊作納忽里今改後倣此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

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命其兄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為祭酒遂

不預機務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為祥在朕

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黄河清十二月同州韓城黄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字彥嘉建寧人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

炳文為惠帝魏觀所先總師北代成祖既立豈尚復能免全先後同此一死死于前不失為盡

忠死于後有愧于全節甯由貪生之一念憾之成庸平安輩皆以此貽譏史冊若李景隆之從逆迎降更不足論矣

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炳文子璿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璿勸直擣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璿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終以惠帝肺腑戚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賕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

削勲號絶朝請至是李至剛名鋼以字行華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乙酉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國公趙圖嚕根舊作脫列干今改後倣此等率衆助戰並厚加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嚕台舊作阿魯台今改等至是阿嚕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嚕噶舊作察罕達魯花今改後倣此等先後來歸

鄭和以中官銜命遠歷重洋舉國體而取侮外夷莫此為甚且令其率兵數萬廣齎金幣以為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蘄水人）覘虜兵别遣山壽帥奇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宦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世謂之三保太監）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賫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

柏侬之與更為黑島不經其所爾懾以兵威之擒酋長焉知非出自鄭和誇飾即謂之相隨入貢亦不過貪中朝之通商牟利非真慕化於誠此皆當時閹寺矜奉使之榮且欲掩貪其利故詞誇張失實其事皆未可盡信宋忠帝本出亡屬疑案若云潛

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列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剌王子蘇幹剌謀弑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為古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絶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

跡海外尤沆誕無稽成祖此舉仍是欲實其蹤圖之跡以圖掩篡弒之名觀和等還朝並無一語及建文蹤跡更足知其本意之所在矣

成祖作建文諸臣傳戮始盡梅殷國戚淮上抗拒經時而獨免于就誅不知者謂以駙馬獲全其實成祖久蓄

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

猜嫌必不能留此心順之患時不欲顯加之罪故與為血書招之使來以圖制易耳故奸邪窺見意旨陳瑛甫劾曦深輩遂從而擠殺之當時未聞詰其致死之由則其隱微固可知矣迨因公主慟哭陳情姑歸罪曦深以釋怨而其跡究不能掩即無橋

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韋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其二子有鄂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死　按鄂爾和舊作兀剌灰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降之

丙戌　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下之謀殺又安
能甚焉繼者猶
下乎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朶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玉長子也）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泰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工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齊岷二王皆惠帝所廢成祖既

還其故封謂當恪脩屏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榑以兇暴驕縱捬以沈湎擅政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尤建文為過舉矣惟是府戚在建文時罪未昭彰遽加貶絕不能申大義于天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不及致詳而發之驟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

洪不免貽燕師口實然其所以基禍實皆由洪武之行封建耳

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令為土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令屬雲南臨安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西在安南國舊興化府）

北

安南有東西二郡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府為西都即古九真城依宣洮沱富良四江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洮江其北曰宣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為國賊緣江兩岸樹栅築城于多邦隘在安南國舊廣威州西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遣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

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别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木丸江斬首三萬餘級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条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遂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

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

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

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

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懐遠人等以舟師横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乂安府東南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黄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趾設府十七曰交州

領州五縣十三北江領州三縣七諒江領州二縣十諒山領州七縣七新安領州四縣十三建昌領州一縣六奉化領縣四建平領州一縣六鎮蠻領縣四三江領州三縣三宣化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州四縣十乂安領州四縣十三新平領州二縣三順化領州一縣十一升華領州二縣十一直隸布政司州五曰廣威領州二宣化領縣三歸化領縣四嘉興領縣三演州領縣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黄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黄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初后弟增壽為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爵后力言不可帝不

聽竟封之使其子裴以告后后曰非妄意也終勿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 六年春正月岷王楩有罪罷其官屬

楩在藩與沐晟交惡（晟于惠帝時劾楩事見前）帝以書諭楩而召戒晟楩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念楩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洪熙時徙楩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自唐之亡交阯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

簡定戰于生厥江在交州府西敗績參贊尚書劉儁字子士江陵人被執罵賊死呂毅及參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王友荆州人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忍陳氏之亡於是相率歸季擴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瘦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内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原則于便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贏絀一任昂直居奇則失和市之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回紇多費縑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柳升遇倭于靈山（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登州府蓬萊縣海中）百户唐錠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勅還師

己丑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前）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碉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帛而馬不適用荅彼時藉回紇兵力不得不遂其欲雖知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白居易有陰山道樂府刺之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馬已給茶八十斤迨永樂而茂增十倍所得馬復多羸瘠價日重而物日輕其後更為邊患并不止如居易所譏若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

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

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 時御史袁綱覃珩黨附陳瑛陷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冤立白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于獄又御史方𡊮匿父喪太子令械送行在于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還歸里既復

今日哈薩克騎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常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命用白詩韻反其意以紀事設以明季市易計之省費豈啻什倍哉

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瑺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京已而兵敗被執事俱見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按衛拉特舊作瓦剌今改後倣此）瑪哈木特（舊作馬哈木今改後倣此）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禿孛羅今改後倣此）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據西陲衛拉特強甚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諸袞達什（舊作煖答失今改後倣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祿大夫加王號

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今改後倣此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立為汗帝以書

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

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為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福為大將軍王總火真（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為左右叅將將精兵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

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死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陛辭日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易敵為所紿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也王忠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賊以舟蔽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

縱火俘斬無算追至天平海口在䶡子閩南賊黨鄧景異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衆皆潰于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至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舊建平府南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中美良交阯舊縣在故廣威州東南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召輔還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宇子才霍邱人督左右掖劉榮宿遷人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臚朐河更其名曰飲馬楊林戍在今蘇尼特西北為渡漠處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注詳見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嚕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于鄂諾河布尼雅錫哩拒戰帝麾兵奮擊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飛雲壑靜虜鎮廣漢戍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漢北飲馬河東度飛雲壑阿嚕

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陳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擷後者殲之遂班師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

前見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福在甘肅請以布市馬選

其良者別為羣馬大蕃息永昌苑牧馬自此始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

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在安南國又安府東大敗

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為交阯布政司不受命

剽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苦中國拘束又數為吏卒擾往往起附賊作服作叛將帥益玩寇輔至中軍令都督黄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浚會通河注見前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幾數百年説者因其經營疏鑿具有智力遂疑其出于神助殊不盡然蓋五汶所滙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州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注見前）北無歸海滙諸泉之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盡出

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衆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瀹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别為用何獨于英而疑之向閲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兹復引申厥旨如右

南旺湖名在兖州府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沙河合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湖接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馬常泊之流亦入馬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比年淤塞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

以蓄水陡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啟以洩漲運道以成安山湖注見前昭陽有大小二湖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前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封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圯至永樂二年始修築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濟漯二水交溢壞隄四千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款已見前一即此往視信

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注見前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與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于汶由徐呂二洪入淮塌場口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

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暘貫紘引高遂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于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樁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樁

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勅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録

立皇太孫為儲貳已屬古所未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為典要況建文非克終安其位殷鑑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圮（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清浦築土山立

匪遑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倆革除故事以相期望若逆料高煦他日之必為不靖豫正名分以潛杜之則己既蔑成命而萌逆志又安能禁其子之不效尤子

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吴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遥見千重）帝親為文記之（事在明年）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荆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衛于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己（建文中植

渡海歸朝事見前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

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藺芳夏縣人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

當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

而自中濼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

又以沿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凉州酋婁達袞舊作老的罕今改叛守將擊敗之婁達袞走赤斤蒙古衛明置今為玉門縣屬安西府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

旗校詗事至遂歷州郡倚勢作威其為民害實甚周新立加捕治嚴刀尺稱然當時若即臚陳其受賄遲允之跡飛章上聞盡法處治以成祖之英察或未必為肇小所朦乃新不即糾劾反

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妻達亥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户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

使紀綱單得先發制人秉聞誣蛾宜其卒無以自明也但以朝命逮繫之人而猾校役敢藉報私仇沿途榜掠成祖不惟不加察究且怒其抗直誅戮施加從此允焰日張禍流朝野鎮撫為明室一代粃政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殺之 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廣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 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

八番 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之號八蕃今定蕃州諸長官司即其地

也 順元 注見前 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

兵威振南服思南 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 宣慰田

仁智思州唐思州地元分置沿江宣撫司後改思州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宣撫田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年貴州宣慰靄翠蜀漢火濟之裔世領水西後為安氏同知宋欽宋以後始領水東見前及普定注見前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之孫與思州田琛仁厚之孫構怨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初宗鼎與副使黄禧交惡訐奏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未幾宗鼎以爭地與思州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訴于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

不至至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寧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四州皆貴州地且建制不在一時明史土司傳益因類書之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蕃府至隆慶末始改程蕃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馬貴州為內地自此始初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馬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馬

國馬所係甚重飼育固不可失宜至蜀秣計直供需尚恐胥吏役肥重為閭閻擾累若攻駒字牧吏非民庶所諳乃盡以委之里下其損益利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況宋時戶馬保馬之法貢償於民文彥博等力陳其害前史可徵明制竟至專令民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以免其身役課駒一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日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若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收且歲課一駒計丁責數償什幾而計孳息征派日增繼使免其丁徭而貽患無窮反不若力役之尚有限制弊政若此直全不知以恤民為務矣

以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壽事在永樂七年至是始成名曰長陵在昌平州北以后葬焉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

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嚕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勅使不遣帝遣

中官賷勅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弑其主布尼雅錫哩

立嗒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從後仿此為汗阿嚕台遣使來告請發

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衆南犯楊言襲阿嚕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寧人譚青子淵之領左右掖劉江即劉榮初冒父名江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互書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蠻名撾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為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屬順化府敗賊于愛子江在順州

北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事在十年冬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交阯廢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季擴走老撾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撾東南與交阯接界處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阯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袞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拉和錫袞舊作忽蘭忽失溫今改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哈里咳今改擒斬數十人帝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袞瑪哈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

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嚕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九月廢晉王濟熺恭王棡子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熺弟

濟熿失愛于父不思自反轉以此積憾而并及其兄其傲很頑嚚何足令之紹封承緒况濟熺自嗣位以後未聞使度有愆乃遽信其弟譖構之言重加黜奪以發成濟熿罪惡至于人莫敢言衆指顛倒已極又何怪高煦

為晉王

濟熿少狠戾失愛於父濟熺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熺嫉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熺于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並為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咸被其害至進毒弑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

兄弟之萬謀贈
奪子

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之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

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黄河與之合流入淮俱見前漕道大通遂罷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阯

輔班師甫還（在三月）論功賞賚旋遣出鎮（輔至交阯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諡忠襄）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為謀臣（事見前）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

獄以忠勳舊不問而詔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陰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道今河道總督駐此）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為田）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宋轉運使喬為岳嘗開此瑄復濬之）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

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使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嚕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侍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

水旱疾疫雖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

成祖纂承之初果於殺戮以立威浅憤陳瑛遂得逞其毒手以覬倖寵恩迨天下既定更宜布德示公廓然昭無我之度乃復信用紀綱俾得售其黠惡其意何居雖此輩終不免于刑戮然

而止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横謀不軌内侍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及其誅夷天下之蒙其毒者已衆殃禍凶險固不足責成祖亦殘忍不仁也哉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丁酉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為庶人

橞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

高煦恃寵横行募兵封掠不軌之跡已形至于擅殺指揮尤目無法紀成祖既廉得其事立加

子悦燇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

帝曰吾寧生橞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征交阯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本唐棣州明改樂安後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高煦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

廢煕實為罰蔽厥辜當時太子不念其譖害之惡曲示包容雖稱大度若國典所在豈宜參以兄弟私情況削爵拘囚不過少示挫辱乎高煦又復何損倘因此思愆改善或可長冀保全乃太子以婦人之仁涕泣陳請仍令就藩坐使梟獍性成異謀潛

往私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拍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縶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蓄他日逍遥見黎竟至身殞銅缸則一朝姑息之愛適以貽之害耳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内珍寶人情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交阯舊縣屬清化府）巡檢黎利及父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叅政侯保（贊皇人）馮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壽州人）為左叅將助彬討之（在十八年）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撾彬檄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成祖時所號功臣其始皆燕藩逆黨然諸人不過附和擁戴尚非搆叛之尤若姚廣孝出自淄流當其選僧而請侍燕邸則在洪武時早已隱懷不軌迨燕王欲稱兵犯順有人心向彼之言尚不無少懷忌憚而廣孝屢陳天道力為慫恿本其好亂之性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忠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號光菴長洲人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王賓不見廣孝據史例識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為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徒步訪賓讙若平生賓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記用賓稱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頌要人功德且其記安在後人未開

復佐以陰鷙之謀人適會骨肉危疑釁端有在遂思一逞以快其心令成祖永被惡名而惡帝遂傾國祚身為戎首實不容誅以視左衽伍被之流其教反同而內險實為過之顧欲自比于剡衷忠其亦不倫甚矣今時據揚雄賈充等例焚文書死以著

有見之者詆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采建文遺跡語載入廣孝本傳遵之

夏五月胡廣卒謚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偕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寵弗衰及卒特賜謚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字用之泰和人司諫周冕繁昌人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其罪止以見亂臣賊子之斷不容有佚罰也

己亥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榮擊破之後以江破倭寇封伯改名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堝在奉天府寧海縣東南其地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江急引兵赴堝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殲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

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據益都卸石柵在益都縣西南為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别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事衛青守明德華亭人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明衛

在即墨縣東今裁指揮王真亦殲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摧辱之為刑部尚書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所劾詔擢青都指揮使徵升下獄已得釋帝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官悉坐縱寇誅擢刑部郎中段民為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及天下尼媼先後幾萬人所在大擾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召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徙都之頒詔天下大

祀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

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

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産

動科千百小民轉賻他所栽植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輿突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廪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賚錢帶布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改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泒將災沴不作而太平可

立國原不徒恃金湯為固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龍興虎視其北建康偏安之地相去迥若大淵成祖自就封北

矣致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大拂帝意已覼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言者謗訕遂下獄事在十一月出給事阿暹字啟暉池州建德人御史鄭維桓慈谿人等于外事在八年而緝意得無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

平屢經出塞凡天時地利所在籌之已熟故即位以後洪計邊都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卑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以戀舊即譬之也至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一時營建土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無謗讟蕭儀等狃于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

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

未達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歷念浮言之胥動則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寧獨後世為然哉

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山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為衛拉特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蓄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

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常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興和北）阿嚕台遁遂移師征烏梁海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

帝曰詐也彼慮吾擣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母妻皆詈

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啟拉爾河方輿紀要在朶顔境内舊作屈裂兒河今改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

成祖每出征輒以國事委之太子县還也必還怒宮僚紛紛下獄至瘐死者接踵雖讒入交搆所致亦由成祖之處置失宜蓋

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請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

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壻張鶴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

立儲已鮮克善全而監國尤易招疑釁即總師以出大事原可由行在親裁庶務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令在潛勿用之人總攝朝政使媒孽者得藉以為辭哉

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造偽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

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師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萬全縣北）蒙古額森托干（舊作也先土干今改後倣此）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西安府淮安縣西北自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洋河合入桑乾河聞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曰宿嵬口皮漠處也遇王于額森托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甲辰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

平守將言阿嚕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 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

落之地改達蘭納穆爾河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潤潤納浯兒今並改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邙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帝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為銘遺吕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

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鎔錫為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鵰鶚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有堡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黄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黄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

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

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户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

湞福之在交阯閒得頼撫莅服之道而紀者遂謂交阯之亂由福召還而益熾殊不盡然試核福在交阯時事如馬騏等以採辦激變致啟禍源福並未嘗稍加裁抑則所謂戒無奇擾者安在况自簡定陳季擴黎利等相

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阯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校學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還交阯賊遂剽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

繼盜兵老師糜餉亦不聞福能運籌既定又何可云上下帖然迨後福銜命再往旋即奔還幾遭拘縶則福即不名還共不能遽靖邉氛已可槩見史家稱譽過當大率如此

尚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忍言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時羣臣皆已吉服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産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强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産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于所産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山壽以中官出鎮至與叛臣交好已難逭懲惡之誅及身自入朝復以招降為請力保無虞顧

以襄城李隆者（字彥平和州人濬之子）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勲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景泰中復置協同守備一人）

鎮守交阯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竄老過已為所逐（朝廷詰責故逐利）乃率眾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籠（交阯僊州屬乂安府）敗鎮守參將方政（全椒人）兵殺指揮伍雲（定遠人）會帝踐阼壽入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

齋敕甫往而寇患已深旋復以疵詞掩飾其敗妄之罪益無可逃況仁宗前此曾慮及為其所紿因壽以死自明始從其策則說既不售即當備舉前言予之顯罰乃非但不加譴責反令其得專進止坐使在監以招撫養癰縱賊猖獗其失誠不能為之

為所紿壽叩頭言如利不求臣當萬死帝頷之遣壽齎敕往諭敕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臨淮人戰沒明年春利得敕亦無降意楊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榮昌伯陳智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略又與政積不相能而中官山壽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力贊

恕仁宗稱明之令辟覸於此殆亦慈忠有餘而英斷不足者歟

四方奏報雨澤隨時有覽或賜雨倘愆頒籌補救其法最善通政使乃請送給事中作貯是不

務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

聞既而進户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名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使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

但視為具文并與聖嗣上聞者何異仁宗慮其通抑仍令奏至即開洪得敬天愛民之義

洪武間大封諸王據要郡擁重兵未收維城之效而禍變已生燕事其明証也迨永樂以後其覬覦非分者如寧如谷尚各懷僥倖之心利弊所在較然可覩

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城人兵馬副指揮麒之女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并封子瞻埈為鄭王帝第二子居鳳翔後徙懷慶瞻墉越王帝第三子居衢州未之藩卒瞻墡襄王帝第五子居長沙後徙襄陽瞻堈荊王帝第六子居建昌後徙蘄州瞻墺淮王帝第七子居韶州後徙饒州瞻塏滕王帝第八子居雲南未之藩卒瞻垍梁王帝第九子居安陸瞻埏衛王帝第十子居懷慶未之藩卒

則借鑒債粮仁宗豈應念不及此乃即位之始即裂地以封諸子實為因仍謬悞其後累朝遂沿為故事諸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旋即翦除而裁制者人不無過刻遂宗祿日眾供億不支仰屋以嗟訖無善策固明祖貽謀不臧而仁宗目擊其病不能

詔舉賢才

今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之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才應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録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寃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平計變通亦昧于權衡損益之大端矣

葬長陵

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後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天下即位以後知人善任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何可掩哉

仁宗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守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

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棨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耤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字仲常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

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譓代州人言事過激帝怒停譓朝參未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譓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于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譓朝參如故

隆平 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今縣屬趙州 饑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惟放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異于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遁情即介于微曖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

有司請以官麥貸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貸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寃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誠時採

具平或棐議以衷于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不移人開其漸是徒知欽恤之為美而未識物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今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之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

時勉抗言時事具是非姑不具論即具可罷何妨執付法司乃方召對之時遷令武士以金瓜撲擊致使脅折殞絶殿廷尚復

恩至矣但須户工二部與閣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災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為監察御史尋下獄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脅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成何體制皆漢明帝自起撞郎見譏前史仁宗何亦有此過甚之舉耶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

皇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是為宣宗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吕震捧

遺詔至宣諭太子哭盡哀入宫發喪越十日即位大

赦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濟寧人錦衣百戸榮之女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内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内閣典機務溥與楊士奇同治内閣王進等以原職隸

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治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子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氏遂冒其姓參政葉春海鹽人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

任漸輕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在昌平州長陵西北

謚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宫屢遘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而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